

恩施州土家族摆手舞传承人人口述史研究

田学培 龚浩然 袁晓辉

四川农业大学，雅安

摘要 | 本文聚焦于恩施州土家族摆手舞传承人的口述史研究。摆手舞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活态传承核心在于传承人。研究首先梳理了口述史方法的源流及其在体育非遗研究中的应用。进而分析了恩施州摆手舞传承人结构（以中低级别为主）与多元传承样态，指出当前缺乏系统、全面的传承人人口述史采集工作的现状。文章重点阐述了开展此项口述史研究的多重价值：保存活态技艺与仪式、挖掘深层文化内涵、重构文化主体话语权、提供独特学术视角以及履行抢救性保护职责。最后，提出了推进研究的策略：确立伦理先行原则、推动转录标准化、构建数字人文档案库及实施协同育人计划，以期为摆手舞的可持续保护与深入研究提供支持。

关键词 | 口述史；土家族摆手舞；传承人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x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土家族摆手舞（又称“恩施摆手舞”），流传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的传统舞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摆手舞，土家族的“活态灵魂”，是土家族最鲜明的文化符号之一，有“三最”之称，即最具土家族民族特色、最能反映土家族古老风俗、最有影响力的大型舞蹈。摆手舞土家语叫“舍巴”“舍巴格痴”，其意为敬神跳，汉语叫跳摆手，是流传于鄂、湘、渝边区酉水流域土家族的一种祭祀舞蹈。在来凤县尤以百福司镇舍米湖村为盛，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使摆手舞艺术在此地得以保留和传承。2008年，土家族摆手舞被成功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5年，来凤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民间艺术（摆手舞）之乡。恩施摆手舞源于五代时期，是土家族古老的传统舞蹈，它集舞蹈艺术与体育健身于一体，有“东方迪斯科”之称，舞蹈动作粗犷健

美，摆姿流畅自如、稳健大方。恩施摆手舞以狩猎、农事、军事和社会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表演中歌、乐、舞浑然一体，间有锣鼓伴奏和摆手歌穿插演唱。土家人尊敬祖先、热爱自己的领袖人物，为不忘祖先的功绩，便创造了纪念他们的摆手舞。这在来凤等摆手舞流传区域仍保存着摆手祭祀的习俗，祭祀对象除个别地方祭八大神外，大部分祭土司王，如彭公爵主、田好汉、向老官人，这都是五代至宋朝时期土家族历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生而为英，死而为灵”这是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河东乡中寨庙堡摆手堂碑刻关于摆手舞传统习俗的记载。《蛮书校注》卷十载：“巴氏祭祖，击鼓而祭。”据此认为摆手舞是土家人祭祀祖先的一种舞蹈。清同治本《来凤县志》转载《湖广通志》中关于五代时“摆手舞与普舍树”的传奇，生动地记叙了一千多年前土家人围着普舍树摆手的情景。从摆手舞的

基金项目：四川农业大学本科生科研兴趣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51751）。

通讯作者：袁晓辉，四川农业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体育文史。

文章引用：田学培，龚浩然，袁晓辉. 恩施州土家族摆手舞传承人人口述史研究 [J]. 社会科学进展, 2025, 7 (10): 784-788.

<https://doi.org/10.35534/pss.0710133>

内容和特征上看,摆手舞起源于劳动和社会实践。它在初始阶段具有浓厚的功利色彩,是为祭祀活动服务的,但仍显现出一定的娱乐性质。到了清代,摆手舞的娱乐特点体现得更为突出。同治年间彭施铎“红灯万点人千叠,一片缠绵摆手歌”的描述,充分凸显了摆手舞的社会娱乐功能。来凤县凡土家人聚居的村寨,过去都建有“摆手堂”,这是举行祭祀仪式和跳摆手舞的场所。湖北恩施来凤县的舍米湖村,是公认的渝东、湘西、鄂西土家族摆手舞的发源地,村子里一处始建于清顺治八年(1651年)的摆手堂至今保存完好,被誉为“神州第一摆手堂”。

1 口述史的源与流

目前,口述史的概念尚未达成统一共识,其相关定义种类繁多。如口述史学的创立者内文斯认为:“口述史是用现代科技产物录音机、录像机来实现口述语言、声音、形象的保留,是有声音可倾听,可观赏的历史”^[1]。唐纳德·里奇认为口述历史是:“以录音访谈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2]。中国学者李向平则认为:“口述历史就是指口头的、有声音的历史,它是对人们的特殊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3]。通过对口述史概念的梳理可以发现,尽管国内外学者的表述存在差异,但其核心内涵大致相同,就是利用某一具体的工具或方法进行史料的搜集从而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历史的研究^[4]。

现代口述史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48年,当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室,这一事件被视为现代口述史学诞生的重要标志^[5]。在此以后口述史在全球各地传播并发展,并于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史学界便致力于打破传统方法论的束缚,努力推动口述史从一种研究手段向独立学科的转变。然而,这一进程相较于美国而言,仍滞后了大约40年^[6]。自21世纪以来,口述史在中国大陆逐渐兴起并受到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对其表示认可与重视。近年来,国内众多口述史项目纷纷启动并取得显著成果,同时高校也纷纷成立了一批口述史研究机构,推动了该领域的发展^[7]。在体育学相关研究中,尤其随着体育人类学和民族传统体育学研究的持续深入,口述史学的引入和使用成为必然^[8]。体育口述史研究大约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如美国体育哲学家齐格勒提出体育史研究应该要引入口述历史方法^[9],埃里森认为在研究少数族群的体育运动时要重视口述历史资料的运用^[10],在20世纪80年代,体育口述史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料收集与整理手段,在《体育史料》系列丛书的编纂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被广泛采用。进入21世纪后,体育口述史研究逐渐受到学术界的认可与重视,相关研究不断深入,也催生了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如在排球领域,张波的《经验,反思,

启示:新中国70年中国女排发展历程口述史研究》;在武术领域,赵光圣的《隐去的声音:武术家口述史研究》。通过大众传媒、学术团体和论著的传播,使“口述历史”逐渐被更多学者所认识,并在最近几年掀起了一股“口述、访谈”热潮^[11]。

2019年全国首届体育口述历史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标志着体育口述史发展踏上一个新的台阶。体育口述史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契合了当下社会发展与学术进步的需求,正日益受到体育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2]。在新时代体育强国背景下,体育口述史学为各类体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法和视角,在未来中国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土家族摆手舞传承人口述史及现状

截至2024年4月,恩施州来凤县共设有三个摆手舞传习基地,现有国家和省、州、县四级传承人,国家级传承人有彭承金,彭大召等人,县级传承人有段振亚、李萍、林亚珍等38人,可见,较高级别的传承人数量较少,国家级和省级的各仅1人,州级以上的传承人只有6人,仅占传承人总数的13.6%。

表1 来凤县土家族摆手舞传承现状(截至2023年4月)

Table 1 Current status of the inheritance of Tujia Hand-waving Dance in Laifeng county (as of April 2023)

项目	数量	比例(%)	详情
传习基地	3	—	百福司舍米湖村 百福司民族小学 县实验小学
国家级传承人	1	2	彭承金
省级传承人	1	2	彭南清
州级传承人	4	9	彭承付、彭大万等
县级传承人	38	87	段振亚、李萍等
传承人总数	44	100	—

当前恩施州土家族摆手舞已经形成了以学生为载体的校园传承、以文化发展为主体的旅游传承、以表演观赏为推广的赛事与媒体传承等多种传承路径^[13],来凤县百福司镇每年组建全民摆手舞教学队伍,走进企业、学校、村(社区)、景区等,传授摆手舞。来凤县文化馆召集工作人员、传承人和舞蹈老师成立摆手舞教学队,每月定期送舞下乡。来凤县还在中小学校开设土家摆手舞文化课程,培育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目前恩施州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摆手舞传承人申报和考察体系,每两年都会对传承人进行相关的培训并组织考核、颁发结业证书,其中录入的方式也由原先的纸质档申报向数字化转型,通过录像、照片、文字转录等方式,积累了一批关于摆手舞历史渊源、动作要领、文化内涵、传承谱系、个人学艺与授艺经历的口述资料,形成了初步的档案资料库,少量访谈内容被整理、编辑

后,发表于地方文化刊物、纪录片(如地方电视台制作的非遗专题片)的素材,向公众进行传播。

但是恩施州及下辖县市(如恩施市、来凤县、宣恩县等)的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尚未对州内传承人进行系统的口述史采集工作,2015年5月提出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指出优先记录年满70周岁以上的、不满70周岁但体弱多病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恩施州地区唯一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彭承金当时年48岁,因此未对其进行采集。目前恩施州尚未成立专门的口述史研究机构,未曾建立起完整、系统的传承人口述史采集体系。现有工作多基于特定项目或短期任务,缺乏长期性、系统性的州级总体规划。访谈对象主要集中于已认定的高级别代表性传承人,对大量低级别的传承人或未获认定但同样掌握重要技艺的“民间艺人”(尤其散落于偏远村寨者)关注不足,导致资料收集不全面。

3 土家族摆手舞口述史的价值

(1) 保存“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精髓

文献记载难以完全捕捉舞蹈的细微差别、韵律和风格,而传承人的口述能精确传递动作要领、身体感觉、呼吸配合等“活态”知识。不仅如此,摆手舞(尤其是大摆手)常与祭祀、祈福等仪式紧密相连,因此传承人能完整记录仪式的程序、禁忌及特定场合,从而弥补文字或影像的不足。此外,民间舞蹈在不同地域和传承人手中会形成个性化表达,土家族摆手舞是发源于武陵山区的地方传统舞蹈,后因行政区划分为湖北恩施土家族摆手舞、湘西土家族摆手舞、重庆酉阳土家族摆手舞,通过口述史可以记录这些即兴发挥和地方特色,最终呈现摆手舞的多样性和生命力。

(2) 挖掘深层文化内涵与历史记忆

首先,传承人能阐释舞蹈动作、队形和道具的象征意义(如农事模仿、图腾崇拜等),进而揭示摆手舞背后的族群信仰与价值观。同时,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师承谱系本身就是活的历史,通过他们的口述,可以追溯摆手舞在社会变迁中的兴衰与适应过程。更重要的是,许多濒危的古老唱词、传说或仪式细节仅存于老艺人的记忆中,若不及时记录,这些信息可能永久消失,因此口述史具有抢救性保护的价值^[14]。

(3) 重构文化主体的话语权

口述史的核心价值在于颠覆文化阐释的权力结构,使传承人从“被言说的对象”转化为文化的定义者与阐释者。这首先解构了由学者或官方主导的他者叙事文化霸权,批判其外部视角受制于学术范式、政治语境或文化隔阂而导致的文化意义窄化或误读。进而,传承人通过口述直接重掌文化解释权,定义舞蹈本质——揭示动作背后的神圣性、阐明仪式禁忌的深层逻辑、区分“本真性实践”与“展演化改编”的边界。其本质是打破“文化代言人”垄断,实现“以土家人释土家文化”。

(4) 为学术研究提供独特视角与原始资料

作为第一手田野资料,口述史为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研究土家族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与此同时,它能够纠正官方文献可能存在的偏差,或补充未被记载的细节,从而完善学术认知。更值得注意的是,口述内容涵盖历史、艺术、身体实践等多维度,因此可为跨学科研究如舞蹈人类学、民俗社会学等开辟新的切入点。

(5) 具有紧迫的“抢救性”价值

由于掌握核心技艺的老艺人年事已高,加之其记忆与技艺可能随其离世而消失,因此口述史工作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救行动。唯有及时记录,才能将这份“人类活态遗产”转化为可永久保存的文化资源

4 土家族摆手舞口述史研究的推进策略

4.1 确立伦理先行原则,构建规范化知情同意与权益反馈机制

口述史研究必须以恪守学术伦理为根本前提,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操作层面,应制定标准化的《知情同意协议》,于访谈前详尽告知传承人访谈目的、内容形式、成果潜在用途及其享有的各项权利,确保信息对称。访谈过程中,须秉承“过程同意”理念,充分尊重受访主体的意愿与情感。后期,必须将整理成文的文字稿及编辑后的影像资料返还予传承人进行审阅、修正与最终授权,确立其作为文化主体对叙事内容的最终裁定权。对于任何后续的商业化开发利用,须提前签署补充协议,明确权益分配,从根本上保障传承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学术剥削与文化挪用。

4.2 推动转录工作标准化与学术化,夯实口述史料的文本基础

文字转录是口述资料转化为学术资源的关键环节,其质量直接决定史料的后继利用价值。必须组建具备民族学、语言学背景的专业转录团队,采用“一问一答”的完整格式进行转录,以最大限度保留访谈的交互性与语境信息^[15]。转录过程需对方言术语、副语言特征(如停顿、情绪)进行标准化标注,并建立包含初稿转录、交叉校对(尤其需方言使用者参与)、传承人终审的“三审”质控流程。最终成果应进行深度元数据标引(如主题、人物、时间、地点、关键词等),从而生成不仅内容准确、并且便于检索、分析与互证的高质量学术文本,为构建专题数据库奠定坚实基础。

4.3 构建立体化数字人文档案库,实现从保存到活用的范式转型

超越简单的数字化存储,迈向深度融合与智慧化利用。应综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一个集成多模态

资源（口述视频、同步转录文本、高精度照片、历史文献、动作捕捉数据、相关曲谱音频）的“摆手舞数字人档案库”。借鉴国际标准对资源进行语义关联与组织。在此基础上，开发面向不同用户的交互界面：为研究者提供高级检索与数据分析工具；为公众提供基于VR/AR技术的沉浸式文化体验与叙事化展示。此举旨在将档案库从一个静态的“资料仓库”提升为一个动态的“研究基础设施”与“文化传播平台”，实现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增值。

4.4 实施“校—地—社”协同育人计划，培育专业化口述史工作队伍

人才是决定项目质量与可持续性的核心要素。应构建一个由高校、地方文化机构与社区共同参与的协同育人体系。与湖北民族大学等高校合作，将口述史方法论与实践纳入相关专业课程体系，设立永久性的实践教学基地，系统培养学生的田野调查能力、访谈技巧与文化阐释素养。同时，通过举办工作坊与资格认证，遴选并赋能社区文化精英、中小学教师与文化干事，培养一支扎根地方、熟悉文化的“社区记录员”队伍。此双轨并行模式旨在打造一支兼具学术规范性、技术操作能力与文化主体性的专业化团队，为摆手舞乃至其他非遗项目的口述史研究提供稳定的人才支撑与智力保障。

参考文献

- [1] 岳庆平. 关于口述史的五个问题 [J]. 中国高校社会科学, 2013 (5): 81-93, 157-158.
- [2] 周洪宇, 刘来兵. 教育口述史研究: 内涵、形态与价值 [J]. 现代教育管理, 2018 (1): 1-7.
- [3] 李向平, 魏扬波. 口述史研究方法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 [4] 夏晨晨, 李丽. 湘西苗族鼓舞传承人口述史研究

- [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20, 40 (1): 71-74.
- [5] 杨祥银. 当代中国口述史学透视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0 (3): 47-45.
- [6] 梁景和, 王胜. 关于口述史的思考 [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 (5): 10-15.
- [7] 夏天. 体育口述史的价值与推进策略 [J]. 体育文化导刊, 2018 (12): 137-141, 158.
- [8] 侯胜川, 赵子建. 口述史学在体育学研究中的实践与展望 [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0, 44 (1): 87-94.
- [9] Earle P, Zeigler.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Sport [J]. Human Kinetics Journals, 1970 (1): 4-7.
- [10] Maria T. Allison. One the Ethnicity of Ethnical Minorities in Sport [J]. International Review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 1979 (1): 89-96.
- [11] 杨海晨. 倾听体育亲历者的声音: 口述历史概念内涵及案例分析 [J]. 体育成人教育期刊, 2018, 34 (2): 48-50, 92, 94.
- [12] 孙科, 孙淑慧. 体育口述史研究基本问题探析 [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2, 56 (10): 38-43.
- [13] 邢潇潇, 姚刚, 刘少英. 来凤舍米湖土家族摆手舞的传承研究 [J]. 体育科技, 2020, 41 (4): 51-52.
- [14] 王昕. 论“口述史”在中国民族民间舞学术研究中的意义 [J]. 北京舞蹈学院学报, 2018 (6): 30-35
- [15] 全根先. 口述史采访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 2019 (1): 10-15.

An Oral History Study of Tujia Hand-waving Dance Practitioners in Enshi Prefecture

Tian Xuepei Gong Haoran Yuan Xiaohui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an

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oral history research of inheritors of the Tujia Hand-Waving Dance in Enshi Prefecture. As a national-leve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living transmission of the Hand-Waving Dance relies crucially on its inheritors. The study begins by reviewing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oral history method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in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It then analyzes the structure of Hand-Waving Dance inheritors in Enshi Prefecture (predominantly mid-to-low level) and its diverse modes of transmission, pointing out the current lack of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efforts targeting these inheritors.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multiple values of conducting this oral history research: preserving living skills and rituals, excavating deep cultural connotations, reconstructing cultural subjectivity and discourse power, providing unique academic perspectives, and fulfilling the duty of salvage preservation. Finally, strategies for advancing the research are proposed: establishing an ethics-first principle, promoting transcription standardization, constructing a digital humanities archive, and implementing a collabor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plan, aiming to provide support for the sustainable preservation and in-depth study of the Hand-Waving Dance.

Key words: Oral history; Tujia Baishou Dance; Inheritors